



明文海卷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輯

奏疏十八

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
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寔則舉錯之道乖頃者宋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寔驅徽猷颯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巽命重申動以人

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批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和党再則曰和党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和党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和党矣向之首劾忠賢叅題呈秀者又和党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

每多氣魄之偉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膺其若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和黨則無不和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

高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
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
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論持已甚之論苛責吾
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
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叅之理數決無沉
埋况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
封疆四字將為鉄案雖或薄從滿被未肯力引同升夫
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
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摠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

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
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
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
悞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見即抄伏讀聖旨有
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
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
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
大臣並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々條揭明其不然夫孫
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它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

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陞辭三疏字：秋霜
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
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
爌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累：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
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
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
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
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
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

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蓄
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
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
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
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
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
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
向魑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
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摠

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黨無猶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名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倘冀溫文獎雪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之思故憲臣鄧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談

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爭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疏草畢又切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既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愆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劾楊維垣疏 倪元璐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為台臣楊維垣

而蒞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耐聖心
若與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
非治微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
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
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
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方隅寔有未化皇上
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寔有未伸皇上
事：公虛而維垣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
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

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
擬成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揮
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
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
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
猶且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受錢廠臣不受錢廠臣
為國為民而何況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
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于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
之而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

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臬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楊左諸人追賍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賍于是再傳覆訊改為封疆之案泚賍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經九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來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

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戍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叅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荐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罪于逆璫者也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駟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為榮辱不特此也宮

明文海 卷之四
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駟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于批炔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餉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劬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假臣不受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

都門聚誨非宜則可謂元標誨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誨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誨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誨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位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誨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成文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戮臣矯激

明文海 卷之四
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誠真狂狷為假名義者歟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乎假及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劾元標王紀高攀龍楊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宗建等之為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遣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不敢疏名以冒荐舉之跡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

同並以真著豈有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

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畔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摠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蘓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材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難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

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為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摠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摠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

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隳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為謬而么麼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

毀要典疏 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

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摠在逆黨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

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唯有毀之而已夫以閹人之權而屈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款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

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寔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由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

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
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
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
焉者雖非盡有據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
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
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釜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
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
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
又起則又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

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
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
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
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剋伐不休正恐
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
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談部立將三朝典要錄存
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
寔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
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

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借于大道是足以

教子典統必評謗之禍

救錢閣學疏 黃道周

臣執筆九載未効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瘕曠而臣獨無有又古今自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諤照耀中外

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嘆也嘗觀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挫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概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于今日者也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群臣值明主媿何何故竊觀比來連繫舊輔錢龍錫拳桎銀鐙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

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尚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閔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救錢閣學疏 黃道周

臣執筆九載未効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瘕曠而臣獨無有又古今自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諤照耀中外

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嘆也嘗觀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挫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概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于今日者也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群臣值明主婢何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桎銀鐙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

不為引痛也今累輔所坐昏庸踈率為罪曾攀緣耳督
臣受劍制閫外忘君忘親債事誤國維磔裂莫贖閣臣
坐綸扉適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々叩頭此于鬼薪
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詹錦衣堅辭
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
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觀未謬于先見也凡
疆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
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
瑕罅却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據閣臣隻語單詞為質

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
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
武帝決意空漠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
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豐撓立修之事故
一旦破法而戮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
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案而斫騎牆之案者獨斷然
決意于一累輔累輔既無飲器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
菑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于貫城斗柄銷光于理勢每
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不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

衰頽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畧者乎為治無多端
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
累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為人神據憤何曾計一罪
井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閹臣權絀
故殺一閹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
借一閹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開後
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
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當堯舜
盛時岳牧舉繇貽禍滔天浮沉九載能無事蹟往來放

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而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
以堯舜為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齊群臣
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
屬省目而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
乘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辨輕重親渙
德音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壘然誦如天之仁稱
不殺之武何无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四夷傳者謂天
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
此頽望胥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于萬物無所

畔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于累輔未有三刺之投一
 輯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于
 國且今邊事方棘決無內訟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倘
 天下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從事倘累輔罪猶可贖
 臣請輟清華歷疆場視要害誓得一當橫原草以為累
 輔減十一之死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
 明之世抱頭容默與螢草同腐使後世鯁士笑清時無
 人臣手疏溢額席藁待命不勝戰栗之至

易數疏 黃道周

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
 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于周孔
 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為始加五十有五
 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
 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為大
 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
 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
 當師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
 易辭告誡人事未有深切著明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

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文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
奇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天道嘗寤寐以思
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怨怒以絕小人而小人卒不
可遽絕方陛下開承之始外清逆黨內掃權璫天下翕
然想望太平曾未四年而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天下騷
然不復樂生雖深識遠慮之士豈虞變動至此乎臣觀
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寔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在陛
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
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舉無遠猷

動成苛細治朝著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
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不經談刀筆簿書則以為
知務片言可折者藤葛終年一語相遠遠則株連四起使
陛下長駕遠馭之意漸漬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惴惴靖
獻之思抑鬱而消文網之內跡其所為既不足服小人
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敗支吾輟轉苟據目前
瑕釁既成則詭欺立見即如往歲遵永被兵已七八日
而叙收復者以為千古奇功又如近者山東被殘已六
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為不犯秋毫即此二事而遠邇情

形槩可知矣凡外廷諸臣所敢于欺誑陛下者必不在
于拘牽守文之士在于權力繆巧之人內廷諸臣所敢
于欺誑陛下者必不在于錐刀帛布之微在于阿柄神
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
所由通體剛中而應之文知師功之所由立因以旁稽
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
師中而致亂者幾何人曰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
君子而砭小人者幾何事就小人而砭小人者幾何事
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歛怨樹威可

奏雍熙之業者凡小人見事智恒短于事前言恒長于
事後不救凌城而謂凌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
島民之必不可用兵潰于久頓則謂亂生于有兵糜餉
于漏卮則謂功消于無餉亂視螢聽以至極壞不可復
挽臣觀今日道化未弘用師之毒勢不可已昔有夏肩
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印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于干
城腹心羣臣之圖在于偷安避患上下相畸不遂于成
臣愚以為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誡止乎小人小
人用即無干戈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干戈亦足

易數疏以評德之福

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

以致理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
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凡人主之學
一以天道為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
為法則天下之才具良目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
而招絃繩之秋也惟陛下超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
際何者謂之夫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
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為嘗用之
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為戲目以定命正功安內

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勳可成無疆之休可至矣臣
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
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卹臣膏肓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
不忍溘然終閉一言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即瞑目
無愧非敢穿鑿傳會以瀆聖明為天下萬世之所譏笑

黃石齋先生名對

崇禎十一年七月初五日昧爽上常服坐門內命五府
輔臣入輔臣東序五府西序各官俱立檻外吏部尚書

以致理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
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凡人主之學
一以天道為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
為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
多以刑樹威而威愈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
而振絃綱之秋也惟陛下超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
際何者謂之夫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
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為嘗用之
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為戲目以定命正功安內

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勲可成無疆之休可至矣臣
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
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卹臣膏肓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
不忍溘然終閉一言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即瞑目
無愧非敢穿鑿傳會以瀆聖明為天下萬世之所譏笑

黃石齋先生名對

崇禎十一年七月初五日昧爽上常服坐門內命五府
輔臣入輔臣東序五府西序各官俱立檻外吏部尚書

商周祚侍郎董羽宸戶部右侍郎署事許世蓋兵部輔
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工部尚書劉
遵憲侍郎李覺斯左都御史鍾炘僉都御史徐燠以次
奏對訖次召少詹事黃道周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
聞時從經筵啟沃中畧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
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
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天理天理人
欲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枚卜不點用之後
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

只是義利之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于己事：要
為己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事：在
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為天下國家綱常
名教不曾為一己功名爵祿所以臣自信其初其所為
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汝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
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知是陳新甲又楊嗣昌先薦
之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未時已晚故不上上曰三疏
皆不上却說阮于時會誰為阻格何為時會道周奏初
款上疏時曰同鄉道臣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

疑上曰同鄉先上疏遂有嫌疑今豈無嫌疑乎道周奏
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如今不言何時言之所
以不得不上若言路有言臣亦可以不言臣之有言不
得已也上曰近來言路大開原無忌諱何為先時不言
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奏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
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進言之日矣且如高官厚祿誰
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偷竊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
恩蔭何苦舍自己之功名為他人之話柄皇上亦可諒
其心之無他矣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我

太祖訓云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正指此等
人也上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
曲謹不受饋遺止叫做廉不叫做清道周奏陳文子不
能強諫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而未仁夷齊大節可
觀心地明淨夫子所以說他是仁上曰汝所言多有牽
強如前日說智仁勇就是清任和亦是牽強道周奏臣
前日說智仁勇仁明武此智字明字皆從心體本清而
來事從心上做出即此可以歸仁上曰我前日駁汝
之言亦未當汝又翻弄了許多如云子思子一生以誠

明為本是矣又云誠出于清仁出于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奏古人言閑邪存誠此誠字都從清來不清安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即誠能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篤寔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總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的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綱常名教禮義廉耻皆是根本上的事如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奏未畢楊嗣昌出班跪奏昨黃道周有疏論臣不為別事止為奪情起復原非常理臣才又不足以

當之昨蒙聖恩更叨非分臣具疏辭不忍以雲霄之迥路違草土之初心至具再疏謂父死之謂何又曰以為利臣寔不敢承當止曰同官待臣入直未敢三辭道周論列誠是但謂蒙面喪心營推營復臣不幸遭臣父之喪爰奔還鄉里又遭繼母之喪草土哀迷四千里外焉知京中有兵部尚書缺出來此鑽營道周說綱常二字臣不生于室桑豈不知有父母今聖明在上文武諸臣在旁綱常二字不敢不剖明所謂綱常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還存父子之前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三十一
可以去此適彼故避地避色避言今君臣乃一統之君
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即臣父臣母皆受君
恩而無所逃臣又逃于何所若論仁義仁不遺親義不
後君原難偏重况臣聞命之初瀝血控辭至奉明旨撫
按敦趨臣有何才能有何德業敢安然在家不倉皇奔
命乎行至保定具第四疏力請終喪內引先朝楊榮蹇
義侍祖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
天下人能亮之後來臣子旅進旅退無侍上三四十年
之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之情而竄

給事中丁鈺憲宗奪李賢之情而許王鑑等終喪世宗
奪楊博之情而罷廖道南不叙祖宗朝非其人不奪情
如此正統間編修劉定之成化間修撰羅倫皆為奪情
一事有持正之論臣意今日詞臣中必有博通經史親
切論思可以代臣力言挽回天聽得而全于君臣父子
之間比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
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
鄴臣始嘆息絕望上曰朕正要問他這事嗣昌奏禽獸
知母不知父鄭鄴杖母禽獸之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

講恁麼綱常上曰卿前在閤門卿父子屢奏俱在御前
數年在外俱不攜家昨屢奏服色仍衣縞素朕俱知之
道周復奏大臣聞言義當引避使小臣得盡其言漢唐
以來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執政皆聽出諫官對仗讀彈
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
者上曰汝說多時輔臣總奏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
容不剖陳委覺非體道周寔係清品為人望所歸望皇
上納道周之言放臣歸里上曰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
多艱屢旨敦趨誠非得已彼疏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

都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
邪說古人邪說別是一教今人邪說直附于聖經賢傳
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耻言人過聞
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角口亦失
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由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上
曰對君有體這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
周奏臣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疏
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貍狗李
定不持繼母服當時比之人鳥比句是臣過激亦惟遇

明主總敢直言上曰既說是直言直言豈是潑罵道周
奏人臣立言甚難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臣所言
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朝廷之禮
義廉恥假如臣為一人之私但當緘默自取富貴何苦
與他對辯上曰汝無端汙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
不倫不理總是別有所為道周奏宋臣司馬光有言臣
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思之臣則無不可言者
臣為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
臣：自少讀書于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于君

親告于妻子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成
墳畚鍤皆臣自親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既如此又
說不如鄭鄞何也道周奏車子棄于通國孟子不失禮
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鄞上
曰車子是不得于文豈鄭鄞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鄞
正是朋比道周奏衆惡必察劉摯有言人奈何可避于
權勢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寔上曰陳新甲先做兵備道
諸練軍情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遣婦今
日為內寇外警不得不用他輔臣嗣昌荐舉甚多不止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新甲一人：都不肯擔當便有力量的汝謂他走邪徑趨捷足何為邪徑他差怎麼人來京捷足有恁賄賂難道督撫才料朕一人也不知只聽人營求威福予奪盡出臣下然後快于心乎汝疏中更美容悅叩首折躬者是誰道周奏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徑皆正心和則行徑皆邪且今新甲在蜀中間命已須兩三月又辭謝往復動須八九月陳新甲未得來盧象昇不得去使新甲可以來則象昇可以不去上曰陳新甲服將滿盧象昇父死在途如何不放他去朕問你捷足邪徑汝便

不能對只懸空說去了上又指疏問曰汝疏中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冠昏是吉禮喪祭是凶禮凶對吉而言這是說禮難道人也凶了人皆有父母父母皆有年老之時是人：皆凶人：皆不祥之人矣道周奏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援琴之後始稱釋吉未釋吉前則孝子自謂凶人不祥之人古者兵禮鑿門而出故奪情在疆外用凶禮則可上曰自謂是孝子哀毀自謙豈真是凶真是不祥上邊做得裡邊也做得如何分內外道周奏臣見嗣昌二年來今日也是黑裏明日也是

墨衰不知其何日丁艱何日起服復上曰當初起用時已
 過小祥今已兩年彼時汝何不請直待今日簡用方言
 可見不為此事道周奏前後有七疏止擇三疏來上初
 意其自請行邊是以不我朝自羅倫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惟白圭曾坐司馬堂翁萬達以尚書降
 左司馬亦自陳以去向使楊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
 堂則不可在司馬則可在政府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
 之猶可又呼群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所以至
 今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有言者亦是臣今日之
 耻上曰今人心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上借個大題目

來遂其私道周奏綱常名教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
 臣一人之私上曰朕正要問汝鄭鄞五倫盡滅昨日許
 曦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
 無公論這也可耻道周奏臣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
 鄞不孝以阿權臣豈不取悅立致通顯今日反說不如
 鄭鄞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惡李定不丁母憂總舉孝子
 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鄞則叅楊嗣昌非所
 以救鄭鄞也方今獨立敢言之士少諛諂面諛之人多
 故臣不得不言上曰我先師孔子揖行相事誅少正知

正郊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擇五罪有一不免君子之誅今之人多類于此道周奏少正郊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他匠心術正所以不同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復賜環即前日酷暑勞頓之餘做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愛故意用汝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拏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奏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汝都是虛說究竟毫無歸着一生學問止學得一張佞口

起去罷道周叩頭起復疏奏臣還要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皇上之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在皇上之前諛諂面諛者為忠耶夫敢爭是非辨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辨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耶忠佞不分則邪正不明何以致治臣亦不敢多奏上曰不是輕易加你一個佞字問汝這邊汝却道到那邊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就當斬起去嗣昌奏道周所言原是經愚臣拜命原是權望皇上優容道周存此綱常可以教天下萬世臣子上曰也不端為卿近來人心澆薄無所不

至但未敢有明白像道周這樣放肆的所以特召來面諭以正人心卿既申救姑着候處嗣昌奏皇上所論誠是誅意之法但朝廷聽言自有道理道周又負盛名仍望皇上優容上曰這就是優容了于是百官俱出賜茶果點心畢復召入聽諭上曰今內寇外警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諸臣是非和正不文未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是朕之愆尤中于人心尤關係國運世道一苟機械存心者專于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簡用一大臣便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外寇却還易治衣冠之盜却是難治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諸臣各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修職業共享太平之福閣臣以下皆承旨退上還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明文海卷六十五

奏疏十八

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華允誠

餘姚 黃宗羲 編

臣最驚下濫更清秩固守拘諒無裨聖明昨以母老乞
 休情迫呼天罔知違例特蒙聖慈矜宥感激涕零中夜
 循省既無寸長可以自效若復耽榮愆禍依回容默有
 懷不吐君親兩負何以為人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
 于上羣工百執事鞅掌拮据于下匆々孜々日不暇給

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諸臣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筭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典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指為盡心扶掖細故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奄于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

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木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意見互觭議論滋煩遂使侷促撫等子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聳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錫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

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為愆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斧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奸荐賢之章非許則堯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默喑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諤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概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

時諂曲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寔兼今之閣臣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閣臣兼操吏部之權而加膝墜淵惟其所欲以朝廷黜陟而供報復之私會推公典兩手握定而私人偏布勢日傾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覆轍相尋憂獨遺于君父甚至庇同鄉則逆党

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
 逼逐而薦剡遂作援書皇上惡諸臣之欺莫大于此矣
 皇上惡諸臣之擅莫專于此矣皇上厭諸臣之黨
 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而舉錯倒置奸焰薰灼而正
 氣消磨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
 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
 大為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頑懦
 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即
 治臣以出位僭言之罪臣有餘榮即臣母亦無遺憾矣

請贈官三孝廉疏

內張基原係張基以避諱改。陳子壯

題為微臣巡方事竣敬舉真節真孝廉仰祈聖明鑒裁
 賜謚贈官以勸忠臣以維士習以彰聖化事儀制司案
 呈奉本部送崇禎七年十月初十日禮科抄出巡按
 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今降職五級祈彪佳題前事內稱
 朱紉長洲縣人生三日遘家難即與其母繫獄後賴有
 司白其寃稍長為諸生孤苦自立正德間成進士知景
 開二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駕部備兵四川威茂時
 以平深溝諸部寇功歷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勦平獍賊

進都御史撫南警移撫閩浙時沿海奸民與番船通因緣為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為主紈拜官請便宜從事及視事斥去貪汚者數人窮治通海船者批根豪右剪除無貸提兵平漳州同安寇移師定海屢破島夷又大破賊于溫盤南鹿諸洋以忤時數上捷僅得一拜賞後悉平佛郎机黑白二番船俘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為變者紈下令誅渠魁為言者誣劾削職聽勘紈讐嫉墨吏大猾以為必死嘆曰吾家無一錢且數負氣節安能對獄吏遂仰藥死陸祭長洲縣人連科選庶吉士以

不謁謝權貴遂出為工科給事中感激受命三日聞邊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沉官復制科言事無所避忌時法司與廠衛獄互異祭力持法司議遂下獄踰月杖而釋之復劾輔臣張孚敬桂萼并及諸要路夜草疏鬼嘯于庭祭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寂疏入罷二輔臣直聲震動會有以蜚語聞者復下獄謫都勻驛丞遷永新令平冤獄擒劇盜杖殺土豪以母老致仕歸十八年不

通朝臣一字郡邑罕睹其面葉茂才無錫縣人生而孝友痛母早逝每館歸坐卧父側時刻定省萬曆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三月告南迎養改工部分權蕪関盡草他稅不由一錢差竣上羨金數千疏曰久旱得通故有羨金請不為例蒙賜白金松布以旌異改南吏部郎中再請告歸起禮部郎中歷陞太僕寺少卿家居十五年至是始一出時言者議論異同抗疏相關且累疏乞休又七年起太僕太常少卿皆不就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到任三月即致仕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居僅有堂三

楹妻安人老而織紡以給饘粥及與同志講論道德切磋不倦無片紙入公門雖小夫稚子無不知其清節張椿吳江縣人中嘉靖庚子舉人例得坊金散宗党畧盡會試時有顯者欲為道地堅謝弗應是年冠擬選竟爾落第父卒孝事祖母上南宮時忽念祖母病遽爾返棹自是遂謝應舉究心為己之學所著有孝經附註讀書疑獨鑒廣頤數十卷隆慶初詔采山林隱逸撫按彙荐力辭不應歲大祲賑米數百斛屬軍興族皆任役不忍獨以例免為請代于官毀家紓之產盡弗願學既有得

預刻七日至期跌坐而逝歸子慕崑縣人中萬曆辛卯
舉人為文苑名臣有光子少喪父讀遺書必捧之而泣
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少具勝情若不可一世及有得
于宴坐默存之學其學專于訟已過若創痛刺心毫不
假借以是遭疾嘔血雖制義妙天下竟絕意進取不與
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為子弟應試干
請雖甚貧養其兄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自處無
不得之言與人無不足之色里俗皆化之甫強仕以前
疾卒朱陸宣吳縣人中萬曆壬子舉人念父母老一丹

公車往返不踰百日乙丑心動馳歸則父九十尚無
恙而母氏甫七十康養旬餘遽卒識者謂誠孝所感自
此遂絕意計偕設榻疾父之側凡一菜一糜以至中單
廁踰之類靡弗親者與先臣周順昌為總角交順昌中
璫禍時小民號呼稱冤狙擊緹騎閭郡震恐多避難獨
陞宣周旋于左右後以親歿拮据喪事不得辦致患噎
膈卒以身殉孝門下從遊百餘人多一時譽髦會殮之
日相向哭失聲已上在忠節三臣勁骨不容膚功早建
孤忠九死回天之諫草猶香恬退一生獨對之衾影無

明文海 卷六十五
愧在三孝廉臣學修已底純全志行毫無餘疚高文懸市
士人皆挹其丰神至行飭躬賢者獨欽其蘊藉是真興
論允合國人口賢者也伏乞聖明鑒裁勅部覆議請忠
節者賜之謚典孝廉孝者贈以官階奉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朱紉等賜謚應俟詔訪另
議外其張碁等贈官一節查得往例以撫按荐舉由孝
廉蒙恩授官者如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江西舉人劉元
卿授國子監博士鄧元錫授翰林院待詔萬曆二十一
年二月四川舉人來知德萬曆三十八年十月湖廣舉

人瞿九思並授翰林院待詔俱奉欽依在卷夫同一舉
人生者之潛德既行旌叙則死者之幽芳似更宜優卹
事例固可援也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蘇松巡按御史祈
彪佳所舉孝廉已故舉人張碁歸子慕朱陞宣三人歿
有久近其行事亦有互異而大都孝以為經文以為緯
讀書明理守身事親皆有志于古人而無同于流俗鄉
里共高其誼紳衿咸以為賢者且按臣之聽採而臚舉
以請也案查舉人由荐授官往例具在未有贈職于身
後者國家名器固所當嚴乃其人往矣非有月旦之依

附徑路之汲引也其光焰不足以熱人而直道不泯潛
德猶芬擬授官之典于論定之餘似為較愜伏惟勅下
吏部照劉元卿鄧元錫等例各贈一官銜以為好修者
勸盖于三舉人身後所得者不過虛名而于今日士風
世教所裨者即為寔效矣伏惟皇上裁奪施行

糾內臣檄謁疏

金鉉

奏為監臣移檄非體微臣瓚言漸驗伏乞聖明立賜申
飭以全士節事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
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所爭甚
大非止為糜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
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
聒乃昨見臣部司務應傳總理太監張彞憲信牌內開
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
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

款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彛憲之遣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彛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庵寺試令彛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中曾有是乎且彛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任覺察若必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偃佞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彛憲殆儼然以卿貳自

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臣諸矣不亦羞朝庭而辱當世之士耶况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于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哉臣委質聖明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于彛憲雄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勅彛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襲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四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聖

冬至之月明矣鄭元云用辛日者人君當齋戒自新亦言不用冬至日也惟周禮大師樂云冬日至至于圜丘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云冬日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為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闕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即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諸家混冬日至為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于閉闕不省方之候千年踵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

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月論氣節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即逢辛者此謂仲辛不為上辛亦不用本日郊也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則宜用十八日辛未郊也冬至適逢仲辛予以証上辛之義尤為巧奏明著惟天鑒聖惟聖達天如相待而更正之且于臣前疏所云事天以寔以恒之義亦有適相通者蓋天道貴陽事天惟在扶陽頃者立冬之日雷電雨雹說者疑為陽微今皇上敬天之渝畏天之威親君子信仁

賢則任使之陽類盛矣喜昌言招諫諍則敷奏之陽氣盛矣尚德緩刑則政事之陽和盛矣行扶陽之事而因以養陽之禮事天是合寔于文也行禮雖一日而定千萬歲事天之經是貫恒于暫也昊天上帝所以答祐我皇上者其可量哉崇禎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聖旨郊祀大禮着該部會同內閣查照典例參考確議具奏

壅屯並重疏

陳龍正

生財有標本屯壅貴兼與祖制宜深體足本色以寬加派事恭惟皇上欽定與屯裕餉全書本末備具經緯精

詳太祖高皇帝所云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不過此道也惟貴有寔力奉行之人苟得一忠清勤敏之大臣總理其事所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計倉庾之屯賦第令民間多生米一石即可省朝廷轉輸數石矣此為興屯言也若壅與屯自屬兩事壅者腹地壅荒屯者塞上屯田壅以民屯以軍此其大較也至腹地有衛所則亦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亦聽民間儘力壅闢永樂間蓋高赴邊中粟邊粟大充蓋巨商之力足以佐軍民之所不及真良法也今雖未能頓復宜畧倣其意凡

畿輔近地與山東河南寇賊新殘之處專名墾荒墾荒之中又分二事一招新邇之民使復農業寬其舊逋一招集南人歛賈明習農事者聽其相度可興之水利遍墾積荒之田足國足餉惟茲最要因其地距京師距諸邊俱不遠輸易達較倚命于漕糧者迥殊但南人歛賈苟非便利安肯遠趨必申明洪永以來歷朝永不起科之制然後人情樂赴而海內之荒田可盡熟也夫積荒土壤國家向原無一粒之獲今不起科正與未開熟之時等耳而粟饒于下則價輕價輕于上則易致利不歸

朝廷而誰歸乎何必汲不起科始為吾利與往者司農董應舉以公帑七萬金購田而耕其費難措其事亦難成或若申明祖制召民自種公家雖不費一錢可也然非徒不起科也又必倣漢孝弟力田與虞集添設空銜之意以招徠之能以萬夫墾者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蓋荒土既熟必有勢豪侵奪假以官銜使足自立又因寓激勸焉即罪廢諸臣除大憝而外凡情罪畧可原者或聽其自出己力與商賈同為服耕之事以所墾多少為減豁罪案之等止許減罪不許復官則亦藉其

力不患滋其倖矣或者疑其墾無救目前豈知墾荒之益三五年而效小見十餘年而效大見不猶愈于救病求艾不畜終不得者耶至三十年後則如古所云必有十年之畜民富民仁同在此時何憂寇生何虞賊熾臣故願皇上以目前之量存加派為救標而急議墾荒為本計本計漸成標方漸豁不專恃權宜亦未嘗遽廢權宜則聖明恤民之心庶可少慰于目前而大快于他年矣所最難者則又有二事一難在相度水道萬厯初科臣徐貞明最精于此曾奉命相度畿近著有潞水客譚

與水道考二書今其子孫恐尚有傳其學者而近年汪司農應蛟盧通判觀象墾荒天津皆卓有成法應蛟且謂所轄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約五萬頃每年可增穀千萬石據應蛟言推之則畿輔及山東河南各處更可知也今須訪善察水利如貞明應蛟其人者使為董理大利之興拭目可俟寧云迂計哉其二難在清理侵占嘉靖間一遣夏言樊繼祖再遣沈陽張大紀察勘隱冒各有條緒然當時專禁收獻非重墾荒惟近年津撫李繼貞以墾荒之責即限原主過限不墾即為無主之田

聽人佃種其後永不得爭執此說最簡便易行得此意而推之則清理亦不至大拂于人情也因興屯已有欽定全書臣不敢多贅而墾荒近地于獨增本色蠲加派佐漕儲尤最閔切特詳計而臚列焉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十萬墾荒議陳龍正

財之用不過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起居所依賴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殄洩越用非也天下之財亦不過三布帛粟穀械器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權輕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農夫織女工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之間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不暇輸士不屑輸此商人之亦有輔于生也古者寓兵于農未嘗以商兼農後世聖人因高賈子母之物力以與稼穡而贍軍需蓋使商務農又使商供兵其心思之竭有過于前聖者則莫如永樂間鹽商中粟之法矣漢鼂錯建議入粟除罪其意寔本呂刑特易金以粟善通古人之所窮而近世葉琪變壞鹽法願反易粟以金昧

明文海 卷之五 七
本朝所著令而究不可復此無他不知天下貧富之寔
在粟不在金又不知粟寔有消長而金之為物特遞往
遞來非若粟之歲消歲長者也故籌金則有取法無生
法惟病民耳安能足國籌菽粟既已得生法不必別議
取法矣以茲足國何病于民今之司計者舉世皆籌金
者也皆取民者也議及興屯則自以知籌菽粟矣知足
民矣知本計矣然屯賦上則知財輸銀三分下則一分
屯官不過視此為殿最搜括虛加則猶然籌金也猶然
取民也何嘗使屯田寔生粟哉非不欲其寔興也勢不

能也腹地軍田強半倍之民歲月浸深轉展難詰詰軍
軍不知所歸詰民民則何罪且皆深耕易耨歲產以資
人生之利總之即國資也奚事詰焉至腹地墾荒近來
自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為無荒可
墾或以為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荒
即為興屯豈知國初之制二事了然以興屯之事責之
邊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為政
授產有定數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用也其
事專為養兵設也墾荒者任民自為政曰儘力墾闢產

無定數矣曰與為世業雖王土寔私田矣曰永不起科則又自古未有之曠恩蓋聖祖當年原特以阜西北之遠民此屯墾之異在官民之事權也更有事相類而名不容混者屯曰聚之義土之人統領其眾團聚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象顧人不率于官事不隸于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之曰屯雖就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高分舊分新總為官物矣誰敢輕赴惟專提之曰墾荒見其為民間事而官法不預夫然後與特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興大利必先正

其危也至于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少者數十畝饒鮮隨其土土各自占厚薄隨其力力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游閑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興則僻野孤村人多袖手矣此尤與興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然國初墾荒之制雖專阜民而今日足^京邊儲足邊餉之策則兼攝于此中何者墾與屯本不相離而目前興屯寔有未易腹地則前所云不可詰不必詰者是也邊地則烽燧時擾外無營護內何以耕設如一地小三種獲稍佐本鎮兵糧已為奇功矣于

神京命脉固未及也若夫畿輔諸郡但使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蓄粟漸多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速故蕪美漕遲未大憂故今日事勢墾易于屯今日濟急墾又捷于屯奈何苦求其難且遲者而不先試其易且捷者國初定鼎金陵設白粳二糧皆在東南諸省郡為其一水可達京師不涉黃險不煩漕漕甚便耳然高皇猶時嘆其勞民特注意衛所興屯而出其睿慮之餘別于西北不立衛所之處立為墾荒之制至成祖建都北平使當時謀國諸大臣訂謨遠思

即應就西北近地講求京儲推演高皇墾荒之意聚民而阜財本西北為倉箱存東南為外府則公私長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下遠寄命于不可必之漕艘乎茲寔二百餘年來持籌之最左缺政之最大者也于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當徹悉源流多方激勸特選董理之臣特彰金石四時之信俾四方聞之躍然知朝廷必不可給也人樂聚則利聿興或疑大道無近功即行此如目前之急何然古所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亦猶必世後仁之

理仁雖待世而期月則效已見三年則政大成若處效必三十年古人有此迂疎之經濟乎哉墾闢之事勞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廬舍溝洫四五年而成矣禾黍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願以今至貧至困無策可資之天下欲漸成菽粟如水火之天下則需三十年耳豈謂前此都無所濟耶故治標救急之權今固未能遽廢而扶養元氣之道要貴一時併修安得謂方當救急未暇扶元氣乎至于此功一見之日通體昭蘇百疾全去元氣歲旺一歲非如補偏塞漏日延一日而已者凡

整頓乾坤培植大運雖曰非常措置要必有行所無事之故焉民間即限業主墾荒踰限不墾隨別名佃則可無煩清理而五穀漸增此在下之行所無事也朝廷惟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更相度時宜定一招徠激勸之新格則可不費一錢而荒蕪漸治此在上之行所無事也瑣綴錄謂國初財利無制然取民與施民之不同無制于上不可無制于下可以高皇之神算使永不起科而果毫無益于國者其肯立此無制之制乎方今兵荒交至無歲不荒亦無處不荒然東南屢荒于天而西北

恒荒于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凡人賴飽煖以生皆飽煖于布帛菽粟誰謂飽煖于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為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為之用餓殍可生最切于荒政者也由是布帛可兼祖制每田十畝以半畝栽桑麻木棉不種桑罰絹不種麻棉罰布令墾荒者兼遵此法民無憂凍矣由是百工亦集凡聚人之處技巧拙出焉抱藝者且聞風而至械器利用不苦乏矣斯時也民之三財生三用足而國憂^用詘乎足之外猶有切時八大利焉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衆開耕其求

財之智斷優于馭下家自為營人自為衛遠勝客旅矣流寇亦可弭主農招新民為客農彼脅從者聞之必多舍賊巢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困南東其畝水土縱衡榆柳束粟側斜掩映利步不利騎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無河患使後此溝洫長修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水之人也及今相水道闢荒田固與治河相表裏矣芑苴亦可清庸專貴折色不惟無智亦以便貪使兵餉改主本色少佐以銀扣尅饋遺畧沮大半矣海運亦可罷

凡一艘壞溺者數十人，以人命與養人之糧，爭倖客忍言乎。隆慶間，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遇龍躍壞七艘而罷。往事可鑒。况今議海運者，慮涸耶，畏河旁賊耶，慮涸寔謀濟法可矣。與其避堂奧之梗，傳殮于牆外，曷如圖廓清于牆內，裁再久之，而漕工亦可省，舟廠亦可裁。惟此係二三十年後之便利，今未敢深陳也。嘗見漕河兩旁荒土，弥望穿井灌畦，蔬者有侵洩漕流之罪，為輸遠方粟而甘棄本境膏腴，不許生粟，殫南力以飢北民，非誤之誤者與。又嘗聞興屯諸議矣，欲使墾積荒之田。

必曰：三年起科，于是荒土終無墾期。察有勤農新闢之田，必勒令陞稅，于是熟田漸復荒廢。究之使官民兩失耳。寧立此虛課以阻人，而必不肯概蠲以召種，非惑之惑者與。今請悉除故套，直分二等：曰新荒者三年免稅，積荒者永不起徵。設董理大臣一員，妙選天下公忠廉敏之人，達大體，明水道，精虜畫，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汪司農、應蛟。今日李侍郎繼貞輩而任之，立激勸格數條，首設力田學以取士。凡墾荒百頃以上子弟，文義稍通，附州縣考試入學。每省量廣中，顯若干名入場，編良

字號如遼宣之例夫科名者固人情所最榮也次則給以散銜畧如虞文靖公之說次則聽人以墾荒多寡贖罪或出罪財或服勞畧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謫諸臣亦與酌量于其間次則聽各處鹽商于西北省郡隨地墾荒即隨地輸粟而于其積鹽之處給引漸復易銀以粟之舊蕪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哉若永樂間赴邊中粟之法非邊備浸整鹽商不敢行恐當俟腹地墾荒之後徐修腹之其董理大臣應屬工部不必戶銜凡糧稅屬戶今止于勸課招徠周官所云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田二司俱屬司空亦此義夫然則蘇松江浙明農之士舉可勝其任而愉快焉年來漕運漸遲聖心焦勞欲挽遲為速不惜大賞比于軍机一歲轉輸之事猶且以上功論况此普天大利百世長利果以時奏績豈靳賞殊旌乎任事者之奮心端必由此矣禮臣頃者議請開科蒙允京省共增一百二十餘名嗣今若以力田設科既切救時又合古道且另編字號較文高下依然明經取士非鬻爵比酌古準今鼓舞海內莫此為便謹議

聖皇臨御乃為世庶庶即孤忠疏乞免廷御疏二篇皆解

明文海卷六十六

詔表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海隅大統以正朕惟為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

靈之氣萃而為神必有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賈禮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封以加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寔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齊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為當用稱朕以禮制祀

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進書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用之于身而身修行之于家而家齊推之于國而國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則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擴百世之規

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蜂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于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嗚呼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嘆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由夫瀛洛閩閩之學興而後克舜禹湯之道著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于今日者矣天啟

聖明誕膺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神聖聰明睿知績成大統韶述鴻勳成功盛德惟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賸鈎纂精元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途于一軌會萬里于一源地負海涵天晴日曠以是

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連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于經筵實欲頒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學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風淳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歎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々皇々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唱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

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朱造其閫與圓冠句履固慙列于章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劇之任每受成于指教亦何假于施為樂觀就編曷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惠于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于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于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邱濬

伏以並日月以照臨千載啟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于今

為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
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制
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
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恩德之
未洽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
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表準于四極
大為府小為縣總要會于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
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連屬南踰
銅柱東越鯁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弥狼望率

歸聲教之餘殫九服于域中通八蠻于化外青狄黑濮
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鳶畢風占而受吏禹跡之所不
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于遐迩治獨超乎古今不有
盛志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
地理以貽謀于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
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
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稟宇記之作
于宋畧有未明太統志之述于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
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有待事

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首物神聖自天膺歷數之
 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照祖武父武弘武迓天休凡聖賢經世
 之圖咸由鑒覽于祖宗待成之志尤修宸軫采衷謂此輿地
 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于九
 重考遺編于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
 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適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
 言與夫羽陵宛委竒文汲冢酉陽逸典元詮梵藏小說
 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為成書義類凡
 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

星野之分建置有草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
 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
 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閔梁之倫古今俱載由
 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
 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非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
 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之無外比
 之前志允謂全書網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
 不泛不踈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易
 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摩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學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為蓋地為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負

邱濬山傳名補

心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

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跡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寔重司存纂輯道合軌箴寧辭寸晷之多圖効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惟皇帝陛下德運堯天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煥命于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願上古帝王之世未萃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寔繁四庫之藏旰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摩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學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為蓋地為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

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跡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寔重司存纂輯道合軌箴寧辭寸晷之多圖効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惟皇帝陛下德運堯天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煥命于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萃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寔繁四庫之藏盱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

功可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啟賢之繼道寔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諷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品評間使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敵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成首帙進讀經幃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貞

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考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說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宏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如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

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書託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
備于周官之後經傳于秦火之餘漢模畧定于三章唐
式僅頒乎六代典大典垂于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于元
而彛倫攸斁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
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于昌期列聖
承休于奕葉政由俗草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
大抵皆先後而合節顧夫簡編浩穰條貫紛繁彼宿儒
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隅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
要必會極然後歸極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

有昔我孝皇之制開基是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烈祖

謂一代之制開基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暮齡或增修

于繼世發石室金滕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

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

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

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

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几受禮以存羊非敢按

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厭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

異典文宜于今而不泥于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

其名標題榮華衣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
 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克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
 以次罷行禮樂文章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
 卷帙之初成荷龍文之載錫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
 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
 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
 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
 知穆和之身言

聖道之明

會典表

詳修

巨克貴念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
 貝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

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于有法可久可大
 配乾坤德業于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
 凡例共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元史表

宋瀛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于遷固考先王之成憲
 周家有監于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
 惟元氏之建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
 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于一隅逮至青吉斯之
 時大會鄂諾河以上始尊位號漸定條教既近取于奈

其名標題榮華衣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
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
以次罷行禮樂文章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
卷帙之初成荷龍文之載錫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
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
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
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
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
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

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于有法可久可大
配乾坤德業于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
凡例共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于遷固考先王之成憲
周家有監于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
惟元氏之建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
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于一隅逮至青吉斯之
時大會鄂諾河以上始尊位號漸定條教既近取于奈

曼復遠攻于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
 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遠立經陳
 紀居重馭輕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
 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尊思孫謀之是遺自
 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
 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孽幸蠱惑于中權姦蒙
 藥于外漢網祗因于疎濶周網遽至于陵夷風憲皆為
 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
 分風波徒沸于重潢海嶽竟歸于真中中謝欽惟皇帝

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
 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
 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寔既亡而名亦
 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
 議論之公文詞勿至于艱深事跡務令于明白苟善惡
 瞭然于目庶懲勸有益于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
 心之廣大于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
 臣汪寬克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
 魯臣趙訪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傳著者臣謝微臣啓分科修纂故其自臣黃麓臣傅忠臣王鈞

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
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况往裨舛訛之已甚而
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免疎漏若自元統以後
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識
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瀛忝
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于歲月
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于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
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
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

謹繕馮成一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某等伏奉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
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論從
違之寔治多異法恒階興替之原願鑑龜已定于前人
而考卜宜精于今日不觀往轍曷啟前途欽惟皇帝陛
下天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繼緒無忝于成康敷
求哲王成功遠期乎堯舜臣等叨陪講幄忝職儒班先
皇不鄙其庸愚明命畀司乎纂述分曹秘閣發冊石渠

竊念豐苞之遺實注情于簡策而効涓埃之報敢忽意
編摩矧慙襍線之才無補衮職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
資乙夜之觀爰惕爰兢胥勤胥勵欲借一代之典盡搜
百氏之書自高辛以來史凡十九由堯元而上書歷數
千其簡策之龐茸與夫文辭之焚浩雖專門之士或不
及詳豈萬幾之餘所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志載于書
契之餘者雖詳或去然道欲無遺則傳文于結繩之上
者雖遠亦書春秋以前本聖經之斷例威烈而下宗綱
目之法程旁逮遼金法遵今史咸臻實錄豈曰傳疑規

模體統之詳尺楮或稽于百代侈剝興隆之故片時可
昉乎萬年昔漢儒說苑之編事非大要唐相金鑒之錄
辭不萬言核寔若歐陽容有未闡之旨博學如司馬不
逃輕信之譏脩而不繁約而無晦徧觀列史莫便此書
是皆先皇之克開而有望于陛下之善述者也然方
制雖存乎古用藥則由乎人苟捐網以臨淵雖羨魚而
焉獲伏願慎終于始圖大于微主善為師動止罔愆乎
成愚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先皇定命訄謨務俾與治
同道遏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欽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雖臨慶治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彛倫叙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况茲首善尤在

文俊林文俊

聖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懼均朝野

留神默契聖心大祛俗謂見孔子稱王本非禮義正先師之名陋元人之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別祠啟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益尊崇願茲典之鼎新頌至尊以賁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功乃涓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執圭親奠釋于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誦經喜溢章縫光流簡冊執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園橋門而聽觀奚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顏于咫尺奉法語之丁寧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

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欽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雖臨幸四方占泰運于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惟均朝野慶洽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彞倫叙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况茲首善尤在

留神默契聖心大祛俗謂見孔子稱王本非禮義正先師之名陋元人之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別祠啟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益尊崇願茲典之鼎新頌至尊以賁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功乃涓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執圭親奠釋于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誦經喜溢章縫光流簡冊執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園橋門而聽觀奚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顏于咫尺奉法語之丁寧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

化是之謂乎臣等職忝師儒恭逢盛美幸覩大人之虎
變願先多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
人必先忠孝警言圖報于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
綿一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